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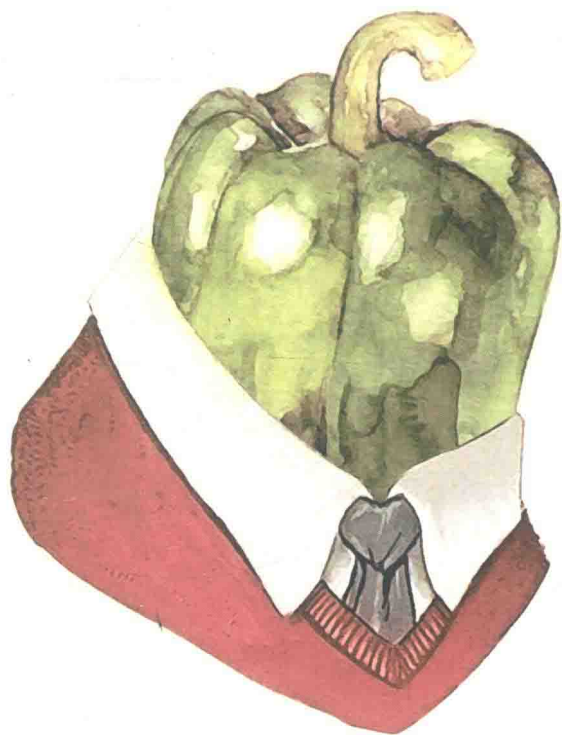


The Young
Teachers

青椒之殇

胡雪漫

◎著



一片水与另一片水

谁比谁更深？

一座山与另一座山

谁比谁更高？

有人在说背景有人在说前途

谁比谁更好？

是安放，尔后才是

躁动。抑或飞

中国文史出版社

THE
NOVELS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The Young
Teachers

青椒之殇

胡雪漫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椒之殇 / 胡雪漫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7-5034-8110-9

I. ①青…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5936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3.25 字数: 34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青椒之殇「目录」

CONTENTS

1	楔子
3	第一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15	第二章 「职场窘态」
32	第三章 「家事与国事」
45	第四章 「爱恨情仇」
67	第五章 「谁能笑到最后」
80	第六章 「校园奇事」
95	第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11	第八章 「婚后的烦恼」
122	第九章 「白天鹅与丑小鸭」
131	第十章 「喜忧参半」
148	第十一章 「土博士VS洋博士」
162	第十二章 「光环背后」
179	第十三章 「短暂之喜」

190	第十四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205	第十五章	「潮起又潮落」
220	第十六章	「浪子回头金不换」
233	第十七章	「论文风波」
249	第十八章	「幸福陨落」
259	第十九章	「遇见伯乐」
271	第二十章	「杯酒见真情」
279	第二十一章	「办公室的尴尬」
287	第二十二章	「不归路」
299	第二十三章	「忙碌的象牙塔」
310	第二十四章	「活得太累」
318	第二十五章	「三喜临门」
333	第二十六章	「从头来过」
343	第二十七章	「几家欢喜几家忧」
357	后记	

楔子

他们，是一群年龄小于四十岁，初入职场的高校青年教师；
他们，绝大多数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都是名校的精英高才生；
他们，在高校教师这个美丽的光环背后，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由于家庭背景、自身素质、专业出身的不同，人生命运也必然迥异。

所谓他们，就是大学青年教师；所谓大学青年教师，亦如他们。

人们习惯称他们为“青椒”。

他们中有家庭背景殷实、非富即贵，过着上流社会天堂般生活的官二代、富二代。这类青年教师从小娇惯跋扈，自身能力素质较差，完全依赖家族背景生活。工作对他们来说只是打发青春的时间。他们的婚姻多为双方父母利益撮合，物质生活最为丰富。

他们中有城市里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独生子女。这类青年教师才貌双全，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能力留学海外。父母包办一切，一生衣食无忧。他们的婚姻多为门当户对，也能美满如意。

他们中有出身普通工薪家庭、拥有一技之长、来自二线城市里小县城的实力派青年。这类青年教师智商较高、勤奋朴实、人穷志不短。经过努力，他们能成为行业名师的弟子，获得高职称。他们的婚姻多为读书期间相识，具有一定的感情和经济基础，生活单纯而幸福。

他们中还有出身贫寒、情商不高、个性较强、学历偏高、来自偏远农村的理科男和文科女。这类青年教师经济收入和婚姻都不太稳定，如果不努力，命中就注定与高职称无缘。兼职创收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教学科研反而成了他们的副业……

久而久之，在金钱、权利的诱惑下，在这种非人性的高压下，在

Q 青椒之殇 qingjiaozhishang

高等教育体制的制约下，大部分青年教师面临着工资收入、婚姻恋爱、职称评定、岗位考核、科研经费申报、学术成果发表等一系列问题和压力。弄虚作假、选择逃离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常态。这座美丽的象牙塔渐渐沦为社会化物欲横流的“高级知识工厂”。从此，高校青年教师挣扎在象牙塔的学术边缘。在备感无奈的同时，留下的是人生的满地苍凉。

大学精神已去，象牙塔的美丽不再！

青椒，这群生活在象牙塔里的高校青年教师，是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些各色各类青年教师，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成功与失败，无论幸福与忧伤，他们胸怀深处那颗炙热却又无处安放的内心和青春，都需要社会真正的关怀。

冥冥中期许，给象牙塔一片净土吧！

第一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哦，终于毕业咯，太好了！”在风州大学美丽的校园里，硕士学位的授予仪式刚刚完毕，一群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大学生学术会堂前欢呼雀跃。

“同学们，请站好咯。来，大家摆个最酷的pose,留下最美的笑容。OK，一二三，茄子！”这一刻，摄影师满脸微笑，眼中涌动着难以抑制的温情。

“茄子！”同学们热情高涨，极力配合摄影师，齐声高呼。

“好的，不错。现在，当我喊‘一二三’时，大家一起再来一个抛帽子跳起来的动作，好吗？”摄影师看着这群意气风发的青中年学生，不免有点感怀。

他每年都在给毕业生拍毕业照，但这是一群和本科毕业生不一样的学生。他们中有朝气蓬勃、涉世未深的70后，也有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几年后又回母校读研的，还有工作了十几年，因为评职称的需要费尽千辛万苦读研，毕业后还得回原单位工作的大龄毕业生。

“一二三！”摄影师喊声刚落，几十顶高低错次的硕士学位帽在天空中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如蝴蝶般飞跃舞蹈，空气中荡漾着灿烂的笑声。这群特殊的来自五湖四海的硕士毕业生，他们的青春记忆，瞬间在此刻定格。

“吴博文，你过来一下。”硕导周国刚教授从学术会堂走出来，朝吴博文挥挥手，把他拉到校园另一边的僻静处。

吴博文，风州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高才生。一米七六的个子，身材瘦小，三七分头。眼睛不大，却闪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浓眉宽

脸，直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底白框普通老式眼镜，斯斯文文的白面书生。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只够解决家里的所有开销。吴博文清楚地记得，从小学到大学，每年去学校交学费的时候，就是他心里最压抑和自卑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父母从卧室的压箱底下拿出家里仅有的存折，那上面的数字，增了又减，减了又增，但永远不会超过五位数。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他在吃喝穿戴上没法讲究。能读到硕士毕业，除了父母的含辛茹苦，也有他自身的发愤努力。所以，对于今天这一切，他都格外珍惜。

周国刚，教授，风州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正在申请博导。国外名校博士毕业，专业学科带头人，副院长。身兼学术科研两重担，在院里享有很高声望，受到学生和老师们敬重与爱戴。吴博文天生聪明好学，善于创新思考，是他最喜欢的硕士学生。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周国刚教授开门见山地对吴博文说道。

“什么好消息？”吴博文有点欣喜，还有点迫不及待。

“今年院里有三个留校名额。经过院里层层挑选以及我的极力推荐，最后初步拟定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当然，这是个人和院方的双向选择，去留自己决定。”周教授言简意赅，只说重点。

“真的已经确定了吗？”吴博文有点惊诧。即使在这之前他也听说过留校的事，自己也提交了留校申请，但是一直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他听人说起过这里面的“门门道道”，虽然以自己出类拔萃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绝对有资格留校，但他没有任何关系和后台，普通书生一个。这种好事情，他是打破脑袋都不敢想。他非常明白，除了满腹诗书，自己至今为止所拥有的，只是一对年迈而清贫的父母和家中那仅有的五十平方米的残墙破壁。

“当然！”周教授斩钉截铁，更是胸有成竹，只差给吴博文打保票了。

“啊？真的是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谢谢周教授。”吴博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包含了多少不眠不休的艰辛努力，包含了多少父母望子成龙的期待，包含了多少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一刻，他似乎看见了象牙塔闪耀着金色耀眼的光芒。

“终于放心了吧，祝贺你！”周教授伸出手紧紧握住吴博文。吴博文用心感受到，这双温暖的大手里所传递出来的温度。

“周教授，没有您的鼎力推荐我就不可能有机会留校，感谢您这三年来对我的精心栽培。您就是我这辈子的大恩人。以后我就跟着您，一生为您效犬马之劳。谢谢周教授，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吴博文感激涕零，激动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堂堂七尺男儿，眼里饱含泪花，只差点儿没流出来。

“博文，你是我最喜欢最得意的学生，各方面表现又是最突出的，我不推荐你推荐谁？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你呢，以后扎扎实实地干，我相信这里一定会有你的用武之地。这也算是我送给你毕业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吧。”周教授面带笑容，满含期望地勉励吴博文。

“我一定谨记您的教导。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给您添任何麻烦。”吴博文诚恳地给周教授保证。

“那好吧，你就等学校的派遣通知，到时候按时报到，我就先回去了。”周教授和蔼地轻轻叮嘱道。

“好的。谢谢周教授，您慢走！”吴博文满含感激目送周教授，心里却跟小鹿一样活蹦乱跳，那份无法言喻的喜悦油然而生。

人穷志高的他，在这一刻，还并不知道这个“恩人”里包含了多少纠缠不清的含义。而周教授，冥冥中，等的或许就是他！

风州是座热情洋溢、博大开放的城市，八月中旬的天气还十分炎热，正午时分温度可以达到四十二摄氏度。骄阳如火，人在这种天气里情绪也显得分外焦躁。

暑假刚过了一半，还没有到正规的学校报到时间，吴博文就接到硕导周国刚教授的电话。让他提前半个月到校，帮他处理一些科研工作上的事，等九月份正式开学时直接到大学人事处报到。

虽然吴博文家在风州，但是在风州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县城人口不多，也就三十来万，经济相对贫困。近几年因为开始发展旅游资源，家乡的经济才开始慢慢有了起色。每每提到自己的家乡，吴博文都一脸感恩，满怀深情。他心思缜密、志向远大，但从不忘本。这也是周教授为什么看中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家到学校，不远不近，整整六个小时车程。他把报到所必需的生活用品和书籍齐刷刷地打成一个帆布大包，拉起一个普通行李箱，穿

戴整齐，跟父母简单道别后，借着正午似火的骄阳，不由分说，说走就走。火辣辣的毒日晒得他皮肤生疼，汗流浹背的他已经顾不得这些，因为在他眼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光明大道。只要走出去，就能看见更广阔的蓝天。

当他准时准点出现在周教授办公室门前时，他看见，还有两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已端端正正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周教授亲切地聊着天。

吴博文一下就猜出他们是谁了。记得毕业那天周教授给他说过，这次留校的名额一共有三个。毫无疑问，面前这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是自己以后乃至一生中要共事的同事。而除了自己，周教授还给他们两个也打了提前到校的电话。这点，是吴博文没有想到的。

“博文，你来了。很准时嘛。来，先把行李放下，过来坐下喝杯水。这大热天大老远地把你们提前叫来，辛苦了。”周教授非常热情地招呼吴博文坐下，并亲自给他倒了杯冰水。

“不辛苦，谢谢周教授。”突然从外面三十八摄氏度的高温一下子进入凉爽的空调房，吴博文有点不适应。他脑袋、手心全是汗，也正口干舌燥，接过水一口就闷干了。

“我先介绍下。你们三位呢，就是我们院里这次正式留校的老师。这位是石涛，这位叫董建，刚来的就是吴博文。不管你们读研时在学校是否已经认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成为同事了。具体的新进教师报到手续等到九月初开学时直接到学校人事处，那边的相关工作人员会给你们详细介绍清楚的。今天把你们叫来，一是想让你们提前熟悉一下学校的工作环境，为正式工作做好准备。二是我手头现在有个项目一开学就要结题，因为时间紧急，有很多文字资料方面的工作需要你们帮忙整理一下。这个项目正好和你们读研期间做过的项目有关，这样你们整理资料时就能得心应手一些。这是相关的具体资料和要求，你们先拿回去好好看看。今天是周六，明天你们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住宿，后天早上八点准时到行政大楼四楼4008实验室报到。这是研究生宿舍楼的钥匙，我已经和学校后勤集团打过招呼，你们几个可以暂时借住。”周教授详尽地给他们交代好一切，突然手机丁零零响了。

“喂，哪里？哦，好，行，我马上过来一趟。”周教授接完电话就

急匆匆地出了门。走时让他们三人互相先聊聊，认识认识，等他回来再带他们去参观实验室。

没有周教授的办公室，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三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聊着，不用避讳领导严肃的目光，不用怕叨扰院长办公室里的那片宁静。

聊着聊着，吴博文开始慢慢熟悉这两个同事，他们的印象在吴博文的脑海里瞬间明朗开来。

石涛，个子很高，足有一米八二。他五官清晰、个性爽朗、身材魁梧、风流倜傥。喜欢打高尔夫和出入各种娱乐场所。祖籍浙江，富二代，家族集团企业庞大。集团下属分公司有十几家，遍布全国各地。今天的石涛穿着打扮还算收敛，一身阿迪达斯休闲装，只开了辆奥迪A6。因为在他们生意人眼中，那些教授级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德高望重的，必须尊敬。这也是石涛父亲为什么一定要费尽钱财让天生不爱读书、好不容易把本科混毕业的石涛继续混个研究生，毕业后又挖空心思给他争取到一个留校名额的缘故。

石涛家两兄弟，哥哥有天生的生意头脑，又是长子，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家族企业。而对教书毫无兴趣的石涛毫无悬念地成为父亲崇尚知识分子、爱面子的极端主义的牺牲品。石涛嘴皮子特溜，说起话来一茬接一茬的。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家常琐事，只要是从他嘴巴里蹦出来，一句话能变成一百句。在他口里，圆的能变成方的，方的能变成三角，三角能变成直线。他这人从不忌讳什么，只要是成了他嘴皮子上的“笑料”，就算是领导，就算是最好的朋友，就算是女同事，都会被他放进火锅里毫不留情地涮上一涮。

董建，和石涛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高鼻子小眼睛的他，穿着一件普通T恤和一条西装短裤，脚上拖着一双已经陈旧的凉鞋。这副极不正式的装束，显得有点邋遢。董建来自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偏远农村，祖祖辈辈过的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靠着山上那几亩旱涝保收的坡地种点小麦玉米，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

年幼时董建的父亲因为一次意外跌落山谷，等找到尸体时都已经被野猪拱得面目全非。伤心过度的母亲积劳成疾，重病缠身。于是，作为家中老大的他过早地承担起家务农活。虽然个子不高，刚刚一米六〇，

还明显有点驼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天生练就的一身黝黑的皮肤和健壮的骨骼。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绝对不逊于非洲黑人。他们喝的都是自家山上的天然泉水。上小学时要翻过几座大山，上初中时也要步行几十公里，上县城里的高中时基本上是一个月才回一次家。等到了省城里上大学和研究生，为了节约费用，他每年过年才回一次家。在风州的七年来，除了学习，业余时间他全部贡献给兼职了。但这也是这个农村朴实小伙子最为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凭借自己的双手，他不但交了学费，管了自己生活，还养活了已经没有劳动能力的母亲和正在上学的弟弟妹妹。

董建很容易知足，如果说石涛的留校完全是靠“关系”进来的，吴博文则是凭借自己聪明的头脑和出众的才华，那董建的留校，只能说是靠他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一点一滴的血汗拼出来的。当然，这里面或许还带着一丝周教授对董建的怜悯，觉得这个头脑并不聪明却死干蛮干的农村孩子特别不容易。

而今天他们三人能聚在一块儿，也算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吴博文敏锐地感觉到，他们三人就像一座金字塔，董建在最底端，他在中间，石涛则高高在上地得意地冲他俩笑。吴博文一直心高，他暗暗发誓，自己要爬上金字塔的最顶端，去领略人生中最美丽的风景。

正美美想着，周教授回来了。他带上他们三人，关上办公室的大门，走进电梯，按了个四楼，四人一起消失在还留有油漆味的金属色电梯里。

尽管室外烈日炎炎，但在凉风习习的空调房里，石涛他们三人各尽其职，分工合作，资料整理起来倒也不觉得有多累。对于吴博文，这可比在家里的日子舒服多了。至少这里的空调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开放的。而对于董建，这里算得上是天堂了。

此后半个月里，在三人的齐心努力下，他们提前一周完成了项目结题的相关资料搜集以及整理工作。而且完成得非常漂亮，结题报告写得完美无缺。当然，这里面大部分是吴博文和董建的功劳，石涛只是给他俩打打下手。大家谁都心知肚明他是怎么进来的，但谁也不是傻子，有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挑明。

能提前一周完成工作，这完全在周教授意料之外。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竟然低估了这些年轻人的能力。但同时他也暗自庆幸，自己当时做了明智的决定，留对了人。

报到前一天，周国刚教授喜笑颜开地把他们三人叫到了办公室：“来来来，都坐下。你们牺牲休息时间，提前一周就帮我把这个项目最后的收尾工作完成。我代表我们这个项目组的所有老师谢谢你们。我的眼光没错，你们带给我意外的惊喜。你们才是能扎扎实实做事的人，技术过硬，理论知识渊博。希望你们几个在以后的工作中能让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得到更高提升。”

“谢谢周教授夸奖，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致力于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石涛功劳不大，嘴巴倒是最快，忙不迭地搭上几句漂亮话。

“周教授，您放心，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做的，一定竭尽全力、义不容辞。”吴博文听见周教授的褒奖心里当然乐开了花，这说明周教授对他能力的肯定，但在周教授面前他依然保持一副谦逊的态度。

董建没有搭话，只是咧嘴笑了笑。这个农村来的青年从小不善言语，只知道埋头苦干。

“嗯，以后有项目，我会尽量把机会给你们，让你们得到更多的锻炼。当然，你们的技术得过硬，项目才能拿得下来。”周教授话锋一转，言语突然严肃起来。

吴博文稳稳当地坐在那坐着，眼睛柔和地看着周教授，一副谦虚谨慎、悉心听教的态度。

“没问题，周教授。只要您能签到项目，我们就一定能帮您做好。”一旁的石涛自幼生活在富商家庭，脑袋瓜子灵活。不过今天倒没有转过弯来，在领导面前不谦虚不说，还大话连篇，急得旁边的吴博文心里直打鼓，他悄悄地拉了拉石涛的衣角暗示他不要太逞能。

“嗯，年轻人有积极的做事态度是好的，不过……嗯，对了，明天你们几个就可以去学校人事处报到。报到后学校教务处会有课程安排给你们，到时候得好好备课。教学这一块也很重要，它关系到你们以后的职称评定。这次的项目辛苦你们了，以后再有项目做，年底是可以分工作量给你们，有了一定的工作量，才能评职称。反正大学里面的条条框框多得很，程序也很烦琐，你们以后慢慢了解就清楚了。”对于石涛

的自告奋勇，很明显，周教授不好意思打击他的积极性，于是巧妙地转换了话题。

吴博文对这一切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他心里直感叹，姜还是老的辣。

“好的，那我们先回去了，周教授。”董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直到最后走的时候才向周教授道别。周教授一顺溜看了他们三人一眼，瞬间明察秋毫。毫无疑问，董建是他们三个中最老实、头脑最简单的一个。

走出周教授办公室，董建有事先走了。吴博文拉住石涛：“你这家伙，怎么不知道谦虚啊，什么话都敢说。万一我们没有能力做呢，你不是自己砸自己脚吗？”

“怎么会呢？就算我这研究生文凭是混出来的，不是还有你们两个高才生吗？你这人怎么这么胆怯，缩头缩尾。没点胆量以后怎么做大事呢？只知道傻傻地给领导做事，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得点什么回报？算了算了，不和你一般见识。你这人，看着聪明过人，实际还没开窍。”石涛对吴博文一顿“狠批”，有点鄙夷的味道。

吴博文倒也不和他计较，却试探性地问道：“哦做项目还能有回报？”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石涛有点惊讶。

“我真的很不清楚。”其实，吴博文留校前知道一些关于和导师做科研项目的事情，但里面的具体门道他还真不清楚，所以才如此好奇地想打听。

“那可能每个院每个实验室情况不一样吧。反正读研时我偶尔也给导师做做项目，那时候导师每个月都给我们发工资。我原以为这次应该也会有，没想到周教授这么抠门儿。”石涛富二代惯了，就是个岔巴子嘴，批人不看人的。

“石涛，你平时开开玩笑也就罢了，周教授的玩笑可不是你瞎开的。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得尊敬他。再说，你家这么有钱你还在这点钱？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吴博文毫不留情地讽刺道。

“我是在给你们俩揽活儿呢，真是不知道好歹。”石涛斜着眼睛横了他一眼。

“得得，我自己的活自己揽，多谢你费心了。”吴博文还是不领情。吃人口软，拿人手短，这道理他比谁都懂。

“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等我哪天有空了给你们这俩穷孩子好好洗洗脑。”石涛懒得再理吴博文，转身从那身名牌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他的奥迪A6钥匙，按了下开锁键，急匆匆下了楼。

看着石涛疾步远去的背影，吴博文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个富二代面前尊严尽失。

在吴博文的价值观里，他的人生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而绝对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他仇富，但他内心深处又特别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通过努力奋斗过上富人的生活。这种矛盾的心理从他懂事起就一直纠缠于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无法释怀。

第二天一大早，趁着烈日还未露面，吴博文邀上董建，带上相关证件就去学校人事处报到。

从他们暂时借住的研究生宿舍楼到学校人事处，步行得二十分钟。一路上，风州大学的风景美不胜收。校园依山傍湖、满目苍翠、彩旗飘扬、鸟语花香。古朴典雅的建筑群，造型别致的亭台楼阁，都深深蕴藏着丰厚的、只有在象牙塔里才能感受到的人文雅韵。

到了人事处，处长出门办事，不在。

一名负责新进教师报到的副处长，正指挥几名中年教师在张罗着老师们报到的烦琐工作。吴博文正准备开口问报到的程序，一名中年女教师头也不抬就先放出话来：“报到的教师先在外面排队等候。大厅正上方有教师报到的程序，请仔细看清楚，相关证件都得带齐，免得耽误大家的时间。”

虽然吴博文从小对穿着都不讲究，但今天是报到的第一天，他特意穿上一身正式的职业西装，换了一副金边眼镜，浑身透出一股儒雅的书生气。他抬手看看时间，正好八点。于是走到大厅，仔细看了下大厅上方电子屏幕里的报到程序，把所有资料都准备好，然后找了个座位坐下。

董建去了趟洗手间，回来后则老实巴交地一直站在大厅窗口处的墙角根下。可能是在农村老家蹲惯了，他不想坐下。他是农村来的孩子，又没有天分，靠自己的死干蛮干，得来这一切比任何人都不容易。虽然已经被确定留校，已经被周教授看中提前半月来帮忙做项目，但只要自己的户口档案一天没有挂进学校的人事处，他就始终坐立不安。